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五

與魏環溪論學書

與白方玉書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寄孫徵君書

與姚敬存掌科書

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荅趙總督啓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與朱撫院啓

與許撫院啓

與熙宇傅太宰婚啓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啓

與少宰梁敷五婚啓

與少宰梁敷五納幣啓

與少司寇于岱僊求婚啓

荅梁十二親家求婚啓

荅永年冀大司空婚啓





與孫北海先生

復紀伯紫

與白涵三

復宋玉叔

與蔡子虛水部

與楊履吉

與申冕盟兄弟

與曹厚菴學士

與吳梅村先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與李龍衮掌科

與李勝之

與許典三

與僉都魏環溪

荅申隨叔

復徐定菴內翰

復許典三

與總河楊燕石

又與總河楊燕石

與邢州史太守

荅滿城令余論山

荅高袞文

與陳其年

復盧爾唱

與黃石公

與辯若弟

又與辯若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與陳其年

與黃石公

與滿城令

與陳其年

與高袞文

荅滿城令余論山

與邢州史太守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嘉慶元年  
雲麓藏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勤同較

嘉孚  
荔形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高置案頭今午歸寓  
門無剝啄意頗閒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  
學體認親切非以騰口說好辯論爲能也昔朱陸之  
辯紛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今  
茲音卿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據佛氏之論識與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一  
明爲二儒則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  
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  
默識未有以識爲害性而去之者識卽知也知卽性  
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  
不可強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  
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爲道之入  
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着不得不好念  
頭着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爲  
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發



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穀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糠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爲糠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慎恐懼之中卽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腳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爲宗以解脫爲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荆榛者其沾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憤憤也久矣隆萬以來之學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二

者雖稱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叅証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爲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場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間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腳踏實地認性善爲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晉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所



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溷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  
焉易易耳夫道之憤憤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  
破愚祛惑故以平日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  
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  
也雖入口接於吾前而吾民背者未嘗淪焉故曰  
見昔者夫子嘗以此語告人矣曰是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動勿言勿動勿言勿動  
勿言其心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辨策而烽之傾幸矣

無愚惑焉姑以平日之所學書而請正焉惟不惜

無愚惑耳夫道之憤憤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

入未免有隆萬以來儒而溷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

昔人謂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曰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淪焉故曰不見昔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葺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違復故夫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

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常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喫緊爲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神誠之不可掩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爲道而至於至誠則固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彼豈爲



欺人之語哉自孟子旣沒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  
間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  
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爲  
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  
也其後衍爲祈福消災之說者不過其徒附會有所  
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  
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  
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慎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爲福豈不謬誣之  
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於遷善遠罪之  
事日奔走祈福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瞽瞍然趨之  
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  
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旣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  
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而亂其  
真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及之

問亦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  
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是畏死自爲  
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朝不可行  
也其後衍爲祈福消災之說者不過其徒附會有所  
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稍有智識者  
所共知其誣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  
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慎於  
兼濟堂文集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爲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爲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竟似顏子但聖人以禮爲主譬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懼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禮而堅守之故制之而復起如風中掃葉掃去還來然欲學爲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目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六

聲色嗜慾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伺因緣如賊兵千萬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爲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衿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慾所敢望其藩籬也禮也卽性也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屢荷雅教相期千古聲氣之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  
範如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睽違祖宗墳  
墓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塗出保陽晤同年魏蓮  
陸見先生手書慙慙相愛之切且爲約言錄序文僕  
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然此作於甲午之歲其中含蘊  
淺薄惟能不惑於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貫之大  
旨猶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錄一書蓋於  
公務冗迫之餘爲之其大意明道之出於天惟天降

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以淑躬可  
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無二理也見知聞  
知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說亦並附焉良以此  
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故詳考深究歷述諸家  
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異說之紛紛也先生高品  
大賢國英人瑞自任非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  
可以合於聖經賢傳否若有紕繆望指示之乃見知  
已之大雅也又僕在里中當有百日先生倘惠然北  
顧或平干或南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微言

直証中道驚湖之會聞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蘇門雖  
係勝地但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郡理學節義數  
百年來真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  
蓮陸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可量也惟先生  
留意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八

數割齋林卦重徵數之器數求之未可量也  
百年來真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  
外禮狀賦不賦同幹代序人否破實滿與學商舞  
前臨中籤彙賦之會聞昔並徵徵不另張出藉門



與姚敬存掌科書

蓋自聖學旣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於無歸之說自非心心相印豈能直接絕學於世遠人湮之後乎僕自垂髫讀書卽聞承菴先生紹述聖學得其要領然未睹成書望洋而已前誦佳刻益知理道淵源元凱濟濟珠連璧合不止優龍劣虎華嶽發於崑崙河漢統於星宿良有以也且玉邱之合親聆聖訓登堂入室夫豈間然焚香開卷如乾之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九

義學習微旨便自迥絕凡義性理抉羣賢之奧史綱續獲麟之統彼買櫝還珠談天炙轂者不已瞠乎其後哉况庭訓維劼省憲後先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斯其徵矣僕生恨晚未得侍雪今睹遺書不啻瞻函關之紫氣望滄海之鴻波而區區拱璧駟馬曾何足云尚當勉其駑鈍求躋涯岸先此肅復以拜仁者之贈



示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向者在部之日辰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效執鞭之  
誼然聞足下才名久矣今春蔣修撰虎臣以大集見  
示每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  
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嗣二蘇筆舌妙天  
下而失之泛溢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  
季一代濂溪正學弇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足下  
之文於流衍之中絜以法式於奔放之餘達以精采  
然非鏤金剪綵之比其爲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

聲相詢以商千秋文字之秘而彭子士報先至道台  
意續承手教虛懷慙慙下詢若以僕之著述足以稍  
繼古人之一二者僕非敢易言文也嘗以爲詩以抒  
情貴得三百篇諷諭之意故子美可尊也而並喜香  
山文以抉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  
兼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餽飭不足以言詩不  
足以言文已今先寄拙作數種不日再抄序記論傳  
碑銘數百首寄覽此後瑰瑋之作雋永之什望不時

教示之式



荅趙總督啓

保釐黔土崇勲久茂於旂常節制越江新績益隆于  
鎖鑰形標麟閣名重金旤恭惟閣下醫閭間氣渤海  
毓靈節凜冰霜高風紹獨知之清獻資兼文武家傳  
宗半部之韓王筮京兆而江左留棠歷荒藩而越裳  
貢雉鬼方革面久宣撫輯之猷海颶揚波特任腹心  
之寄位綜列牧魯並長城遂使蛟穴鯨鯢懷好音於  
桑甚亦復湖光楊柳遍淑氣於春臺錢塘弩發每瞻  
衣錦之軍曰傅堤成永勒常山之像干戈將偃鼎鼐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一

竚調某冀北蹇騶鄙南末乘幸邀眄踈於荊州時慕  
聲華於天水蔡廓署名紙尾自愧曳輪敬容謬職銓  
衡徒深覆餗乃瑤函雲下稔風義之殷勤珠咳天來  
使汗感之交至伏願繡衣九斿立躋赤烏之勲福曜  
三台便見黃麻之拜藉手頌馳因風禱企



與朱撫院啓

恭惟閣下紫陽垂裔礪石表風中吳留光宅之輝吏  
行水上兩湖攬澄清之轡人在鏡中德威遠屆夫海  
壖風節流傳乎輦轂祥刑騰頌不聞六月飛霜來暮  
與歌祇凜四知介氣賦役均而鼠牙不詠軍民便而  
續絮皆恩蓐菜西湖風落孟嘉之帽松杉南嶺月明  
庾亮之樓遙企規徽彌深眷慕某自維樗櫟謬寄銓  
衡攻玉他山方遡洄於越水傳鸞芳訊忽馳接乎秋  
風匏繫八年無分遷喬之想金珠百鍊何期射隼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餘辱教將之多勤感知心之有素投瑤靡報附鯉增  
慙玉露云殘朔颺將厲伏惟爲國爲民彊飯自愛荒  
槭肅復統冀崇涵



與許撫院啓

天開越嶠麟臺宣崑越之威名地控禹圖虎筦肅提  
衡之重寄夙深翹企載沐聲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  
經世宏猷攀檻青蒲素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苞  
治法之全西臺握紐於權衡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  
吳會實切海氛風急矚矚旦暮備非常之警鴻哀矜  
輔間閭修惟正之供歲必藉夫外寧時則籌其方畧  
以茲重任悉毗圭卿鯨不揚波聲教東漸於外徼幅  
惟安堵恩威下逮於無疆蓋將資平攘以拊循行且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倚裁成而輔相也某識慚藻鑑職愧衡銓負乘虛庸  
方玷山公之啟事停雲仰止欣聞遽使以德音盥手  
開槭撫心沾汗伏願建牙吹角側耳露布之來持節  
宣麻佇目鴻恩之及隸輒且暮齡非常之警慙京林  
欲志之全西臺懸珠玑  
盤世宋猶攀謝青  
濟之近宿夙深願  
大開誠諭繩臺宣  
崑各賦以禹圖



益豈與熙宇傳太宰婚啓  
誼重葭莩嘉禮式崇於合姓采存葑菲良緣藉寵於  
諾金時修六禮之初成序屬一陽之將泰幸獲諧於  
卜吉敬陳悃以抒誠恭惟台臺雨霖世澤舟楫家風  
身總烏臺黼黻贊皇猷之潤望尊黃閣鹽梅續帝賚  
之良卓矣柱石中流翩翩鳳鳴天上荷兮宸章叠渙  
翩翩鶴算人間攬物望於東山佇星精於南極家修  
內則鄭康成盡室詩文閨肅姆儀謝太傅闔門風雅  
某樗櫟散材風塵末品僊源錫羨奚止亢宗寶婺揚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四

輝詎希超乘顧某夙同桑梓旣叨世講之芬近列鵷  
班益契寅恭之雅邇以鴻案靡舉因之鵲巢久虛何  
期一縷紅絲克遂雙成白璧牽河洲之苕菜樂窈窕  
以賦好逑逐澗沚之蘋蘩藉季齊而昭明信卜云其  
吉文定厥祥古禮式遵薄物初將於奠雁天心來復  
人事預啟夫迨冰節屆仲冬期攔建子行且鸞翔旭  
旦會看鵲集平林伏祈俯賜芻聽慨允輪御俾世以  
及世派流奕葉之雲仍則綿而又綿蔓衍嘉瓜之日  
盛豈服休之敢數何飲德之能忘勒有副函懇垂末



照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照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啟  
鳳卜諧祥允兆赤繩綿遠雀屏騰瑞爰欽白璧輝煌  
天上佳期報銀河之初渡人間勝事欣玉杵之相逢  
恭惟台臺夔鼎才華棟梁德器兩榜文高白雪直標  
王盧駱之先九遷業著青雲遂跨竒溥榮之右丞奠  
兆民於花縣戎署鶯遷普叔多士於棘闈宗曹鵠立  
霜府分中丞之座都哉深荷匡違星軺秉上祀之珪  
行矣誰堪迂祉寄鹽梅於謀國獨追伊且之勲占風  
火於型家共羨姬姜之秀某身肩大任覆餗時憂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六

愧虛名歸田莫遂浮沉宦海望闕但不敢忘君奔走  
泥塗過庭又安暇教子是以令淑媛四德夙銘心自  
克採蘋南澗至於長豚丁一經甫在口何堪坦腹東  
床所恃昔同科今同職臭味久契於懷人因思男有  
室女有家板衣當求夫知己非葑無狀妄希妙選於  
乘龍桃李有心先達微誠於奠雁金風送暑似天遺  
貯屋之金玉露零秋豈人客鏡臺之玉試觀春來天  
上果然喬木之引青蘿因知美合人間何必御溝之  
題紅葉匪媒不得敬馳尺素之書其新孔嘉貯俟千



金之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金之諾

與少宰梁敷五婚啓

良緣天定肇繫足於仙耆嘉禮時稱訂同心於朋舊  
幸昆占之吉協荷上族之姻聯喜溢門楣澤延堂構  
恭惟台臺望蔚人龍祥占星鳳詞源翻玉浪橫噴明  
月驪珠麗藻燦銀河直織天孫雲錦中天懸水鑑羣  
欽忠肅銓衡舉室盡詩書咸著康成家範姓字則東  
平太素仰喬梓以齊芳班聯則北斗尚書映棣華而  
分彩停錫醴羨之命益增鞞佩之榮某自愧寒微輒  
邀姻好玉堂金馬三十載依依筆硯咳唾生香槐水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六

恒山二百年奕奕風規絲蘿增重愧元成堦前之樹  
遠遜叔瑜羨伯鸞掌上之珠同符德曜若陽奇而陰  
偶旣雛齒之允宜乃良少而離中復鴈行之適合爰  
承金諾敬以幣將鴛牒初頒喜水上之柯試執雀屏  
載射冀日邊之杏堪栽不腆儷皮杼樸誠於古制無  
多納采望涓滴以海涵伏願鬱鬱金蘭永朱陳之喜  
色綿綿瓜瓞昌王謝之流風不旣寵光曷勝欣躍



與少宰梁敷五納幣啓  
謝庭瓊樹交枝連理標奇阿閣文鵠比翼聯飛翮彩  
姻媿是締叨葑菲之不遺臭味相投荷金蘭之風雅  
歡騰二姓喜叶百男恭惟台臺鹽梅駿望鐘鼎鴻休  
鴈塔聯輝甲第休誇二宋鳳毛奕世文章謾說三蘇  
容與禁闈賜金蓮於便殿甄收流品奏啓事於中朝  
網盡珊瑚試士江南獲玉荀胸藏丘壑辭榮北闕樂  
雕橋業敦毫素之交丁丁伐木遂締絲蘿之託翹翹  
錯薪某伴食中書叨鼎鉉之猥寄懸車委巷耽藥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九

之長攤念次兒拙守一經志學未窺乎孔壁欣令淑  
秀鍾四德閨英遠紹乎大家何意掄選東床遂得躋  
攀大姓既舉問名之禮載修納幣之儀祇告宗盟吉  
諧墨卜顧瞻鳧藻永結蟬聯謹擬小春廿五之良辰  
用成大賓阼階之嘉會巖廊在望敢誇騶從如雲榛  
栗是將聊侑織文在筐鵲有巢而鳩居聊先拭羽鶴  
在陰而子和快祝聞聲門盈簪紱聯寶婺而聚星樂  
奏笙鏞和璫簫以卜夜祥開黃道花鈿與玉筭雙呈  
瑞啟紫雲寶篆並珠簾交錯伏願蘋蘩承祀衍箕裘

弓冶以長新鸞鳳孚占偕肇悅樛栒而勿替一堂具  
慶恒禪職業於鷄鳴百歲合歡早兆符占於熊夢肅  
裁蕪簡預報崇闕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兼濟堂藏書

此印以是證齊風子青留聲外編卷之十五上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啓  
鸞書式締瑞煙宮柳方新鳳卜欣諧佳氣春城並麗  
信天緣之有自幸地望之得攀聲氣見投行六禮而  
伊始姻媿是結期二姓之交歡願託葭葦敬修筐篚  
恭惟台臺郎山毓秀瀾水呈祥高天閭門陰德久留  
寶籙冠裳燕國聲華特擅縹緗初對策於彤廷遂持  
斧於豸繡嵯巡著績賸煑海而官山棘院衡文拔圓  
圭與方璧暫藉清卿以澄敘旋司邦禁而明刑玉燭  
克調總屬秋官之制金鈞執法羣熙冬日之溫何喬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松下逮於絲蘿姻聯蓬戶念兼葭猥倚乎玉樹焜燿  
高軒弟驥附兩闈蟬聯同署調梅昔日慙伴食之貽  
譏漱石連年信懸車之足樂乃誕毓小山敢附春秋  
倚札遂俯從下里竊追唐代朱陳但令息質秀金閨  
蚤諳京陵世範而小兒學疎蒲簡恐非鉅鹿奇姿自  
愧葑菲輒徼姻好數十載訂以心交憑依月老只片  
言已蒙金諾庇及雲孫想所取在詩書易禮之緒未  
失其傳且相與於文章意氣之間不期於迹此日旣  
諧卜鳳抑將下陳榻於賓筵他時不忝乘龍何止得





風荅梁十二親家求婚啓

麟趾發祥咸溯家聲之餘慶鳳占叶吉群知世德之  
協昌源遠則流長喜門閭大而益大枝高能下逮幸  
絲蘿親以及親水土之人語方來月中之仙籙早定  
承盟有地作合自天恭惟台臺玉振金聲珠聯璧合  
學宗千乘依然洙泗之傳品重伯鸞煥矣夏陽之派  
上應昴畢星躔之燦光華照耀中台下鍾滹沱地脉  
之靈雅度汪涵千頃貫穿經史搜五車二酉之奇馳  
驟馬班邁七發兩都之麗承簪纓於累葉似楊彪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震秉而作公振棟莩以聯芳如謝萬同奕安而秉鉞  
于青雲而直上佇看獨步蓬瀛持赤幟以先登行作  
華班領袖弟譜分桑梓社共枌榆昔伴食於中書多  
慚補袞今懸車於下里獲遂初衣叨葑菲之不遺敢  
曰門同王謝欣薦蘿之有托實因村近朱陳伏諗令  
郎合浦明珠會且探珠驪下藍田美玉定將鳴玉螭  
頭小女少長蘭閨未諳大家之訓徘徊柳絮猶慚道  
蘊之吟乃擬周南荇菜之流漫咏好逑於君子亦藉  
幽風斧柯之伐得成嘉耦於名門繡閣待乘鸞樓上

簫聲吹夜月  
畫屏開射雀  
函中錦字剪朝霞  
六吉徵  
謙百朋拜益思  
報瓊而懷悵  
幸倚玉以知榮  
伏願坦  
腹受經齊眉耀  
彩雖雖鳴鴈即  
題鴈塔之名矯  
矯乘  
龍遂奪龍頭之  
錦琴瑟鐘鼓洽  
永好於百年弓  
冶箕  
裘致鴻庥於奕  
禩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兼濟堂文集

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悵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雖雖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悵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雖雖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悵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雖雖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悵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雖雖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卷之十五  
荅永年冀大司空婚啓

華胄振洛州喬木盤根久重鼎彝之望良緣成月下  
倚蘭奕葉聿開堂構之光聲氣見投荷金蘭之夙好  
姻媿是締叨葑菲之不遺旣辱先施敢酬嘉命恭惟  
台臺五緯儲精兩儀毓秀晉家食采仍茲卻芮之宗  
高士饁耕蔚起武安之派筆下文章巨麗豈特班馬  
推聲朝中位望崇隆直與夔龍接武治嵯於股肱之  
郡更聞浙水刑清運籌於喉舌之司旋見西臺政肅  
將自司空而立相遂同四岳以咨垂玉鉉允調總屬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冬官之制旂常載勒式昭時敘之功赤城之建爲霞  
每餐沈瀝藍田之種皆璞行琢瓊璠乃喬枝下逮於  
萬蘿姻聯鐘鼎而嘉賓且勞以式燕光賁衡茅弟昔  
忝調梅愧伴食之無補今耽漱石幸懸車之有年芥  
伐初傳敢附葛藟於王謝紅絲遂結幸聯瓊佩於朱  
陳業敦毫素之交更浴鳳鸞之美顧令郎奮姿碧漢  
佇看萬里騰驤而弱息守訓中閨未嫻大家訓誠披  
衣惟腹坦牀東增逸少之聲舉案與眉齊閤裏表梁  
鴻之德益朋拜賜惠好我之雲箋宜其家人和周南

之雅詠乘龍才子欣逢雀映金屏隨鶴仙人喜聽簫  
鳴玉管會見豈寇雙聯繫臂芙蓉並繡同心五福備  
疇緜箕裘而豹變百年眷合綿世澤於螽繩恭報執  
柯敬因裁楮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陳敬因裁楮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與孫北海先生

讀先生考亭晚年定論辨不勝嘆服考亭之學雖不及顏曾而實游夏之比肩自無善無惡之說起頽波流垠遂全入於慈嶺今先生讀書窮理致廣大而盡精微開發聳贖豈但爲考亭之功臣已也仍乞數本以嘉惠後學至於論孟或問聞而未見以大中較之料亦無多若刻布流傳功亦不在子輿氏下望之望之北岳祀典曲陽劉峻度有意改正而時方大計或未暇及待之明春可乎山中無事閱金豈凡文集信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今代宗工得八家正法惜陳百史未能盡知之也其序尹師魯文極佳但生平未見尹集欲向先生乞其寫本抄之幸爲慨發錄完之日卽繳上也秋氣漸深想起居健快仁者之壽又何言神仙乎以大中與之

蘇詩開卷蓋觀豈非然考亭之收固已甚多已集本

前此致全入於慈嶺今先生歸書與與廷寬大而

其處曾而實執夏之此耳自無善無惡之說致與

則於此考亭與平定歸籍不無與則考亭之學雖不



復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而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  
歎足下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  
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及晉陽之險蓋弟昔于  
役之所歷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  
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弔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  
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  
動於中乎僕少多病長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豎功  
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方寸地近愈成灰先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足下  
嗜痴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僕誠愧死矣若乃東野之  
達則足下實足以相後先也



與白涵三

人生若不學道實爲虛度而異學往往簧鼓是以君子樂於就正前書殷殷質之高明良以此也性有體有用老氏襍之申韓壞之佛氏亂之故知性者鮮矣薛文清明代之紫陽也醇然一出於正陽明良知亦是聖學正脉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筆之於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元亦心服涇陽者也然於陽明此處未敢公然勘破僕素推尊孟子故其說與涇陽同而欲以性善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補陽明良知之缺耳先生以爲何如耶今世尚此者甚少都門惟有孫北海山右有魏環溪頗號同志吾鄉則先生與申冕盟周荅柯指固不多屈也因謙懷輒爾刺刺未審是否無王龍谿底點以濶善善惡之

復宋玉叔

憶蕭寺言別魂夢爲勞雖少陵春樹之什樂天同葉  
之咏未足方其倦倦也既而秦川地震異變奇災傷  
心慘目詢知補天妙手恩及枯骨澤被遺黎洵大仁  
人君子作用哉讀紀異條議詳密惻摯未終卷而泣  
浪浪數行下矣北寺草激宕中特寓和平當與屈騷  
上下酷暑中揮汗讀之頓覺清涼孔璋文可愈頭風  
信不誣也方今

皇路坦蕩正大賢發抒之時行當立躋三事豈宜留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滯周南乎秦州詩好埃賜覽

滯不羈也

上石韻香中野

賦賦燒許不寒其

人珠于

心斜目

志和未

謝蕭半

對宋玉叔



與蔡子虛水部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羣  
索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  
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  
四衙門不宜做卽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  
也勢之所在易於沾染且在重勞心何若閒曹冷局  
以江山煙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  
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  
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於忠節者未必文章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  
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必將大有建樹今足  
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  
集中所載尚有十之一二應去者又有閒居擇言及  
史韻一書廼忠毅公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  
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於  
高明商酌者也



與楊履吉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溪清化抱疾崢望  
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  
信於陳渾水再得信於殷伯巖復得訃音於吾子而  
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  
值亾荆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箴奠舍弟並匍匐以  
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  
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昧聞之稍爲破  
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謠詠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讀禮之暇仍取經史溫習以繼令緒則鳳毛蔚起家  
聲不墜臨穎垂涕不盡

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

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昧聞之稍爲破

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謠詠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與申是盟兄弟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誠如尊札所云堪恨  
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  
及文不知泣下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  
天之爲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若  
伯巖相隨亦何負於古人願椽筆作傳以垂示方來  
耳溯洄詩文三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  
有所得希信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  
爲聲利角逐之藪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日加猛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恥足下勿以醒  
眼觀醉人而金玉其音也甯元著青年美質承推已  
告以儉用讀書詳慎疏草之道果不棄芻言其進未  
可量也寒盡春回新禧佇企



與曹厚菴學士

蕪稿將付剞劂願識見淺陋且悉從風塵隙影中妄  
爲結撰豈能如古人之精思入裏耶以差勝於作無  
用雕蟲者故不忍割去庶幾從此鞭策十年內可望  
有立也陶元亮何等人品猶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僕於此敢妄言哉以先生之高明惇篤直接河津姚  
江之傳而於弟猶深加獎借雖曰樂與人爲善然僕  
自揣實難自信益生平勉力只此不欺二字可自問  
耳惟冀賜以弁言勗其不逮不祇借元晏名言妄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紙貴也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自謙實錄



不與吳梅邨先生

昨歲錢子大士至得先生起居爲慰又知與侍御爲  
兒女姻親當此晚景蘭蓀依依膝下亦人生之樂  
也再加調攝時以頤養爲念便可壽躋期願矣望之  
望之僕邇來隨行逐隊一無建監無足爲先生道者  
顧於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賡明陳子頌嘉曹子至  
京邸晤對知其所學皆已成立而古文辭卓犖不羣  
追美古人無難先生靈光歸峙東南領袖若與之左  
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昔蕭統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著文選於梁季後代詞人奉爲枕中鴻寶張天如先  
生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稱藝苑鼓吹乃自唐宋以  
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三吳兩越諸子  
網羅分校先生綜其成豈不爲文圃中盛事乎又元  
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  
亦在此時也惟留意而商確之遠追昭明近紹天如  
有攸賴焉若僕才力淺薄復爲公務鞅掌精神漸以  
耗斁粗有撰述皆未成集案頭偶有二種以奉軒渠  
不足觀也



與李龍袞掌科

曩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愧歉雲樹之思方  
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  
太古之風况有疊嶂長河煙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  
常避地遼左願足下尚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  
可澹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  
溢然長逝若於曠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  
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旣已灑落亦豈有遂  
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入京與君相會今又文再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入子瞻北歸當令長安再見  
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以寄遠人輒抒其鄙陋  
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也

再觀然矣今見是破敗軼史若昔非不其歸入聖而  
謂我賦豈空願又不滿文古人俱志國難存法易日  
太古之風况有疊嶂長河煙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  
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  
與昔異計漢末式慰手跡鼓恭爲謝據聖德之思





與許典三

榮選巖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賢之令譽爲  
桑梓之美談則晉武帝所云清慎勤三者其要也而  
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間隙之可  
乘則持身涉世兼得其情與理之中蓋設誠力行與  
防奸馭詐其道相爲表裏每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  
情僞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无咎耳時在知己故進  
芻言不敢以儷語套也讀禮偶見其言禮人可及也  
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已入聖人之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唯薛文清先生洞徹上  
下全無隔碍耳余意欲分爲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  
卷言禮尤令觀者醒快也拙敘奉覽幸斧削之胡予  
同升已來敝邑其人資質忠信羅而致之抑亦可以  
相與有成也並候指示



與僉都魏環溪

前聞大喜卽欲走倅一叩綠膠老像贊未書故爾遲  
遲茲遣役鳴賀聊作衣履不敢効世俗銀幣也惟涵  
存之昨回札及喻春山寄字俱已到人生最患無友  
幸有諸子朝斯夕斯况纂述家禮尤爲要務王于敷  
五蘇子亮工俱可泰山太守北面耳喻春山學博思  
深河洛律曆弟尚未能盡了若道在於仁則三十年  
來所服膺有不約而孚者矣向寄大學管窺久在案  
頭作序奉上恐不足發揮其義然而大著精矣至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自宜刊布公之海內也林下養病最宜習靜而遠近  
以文字徵索者接踵而至不能盡却畧知用心或者  
賢於博奕乎命童子錄十首請正外惟孫北老閣之  
幸指示一二庶知所磨勵也秋氣高涼伏望起居珍  
攝



答申隨叔

曲之與詩其間固不相遠短言之則詩委曲而長言之則曲也每怪時人以荒唐無據之說演淫穢幻妄之詞波流靡極長此安窮湯臨川號爲高手而亦不免於靡靡之音牡丹亭一劇功罪之魁首也紅拂聲調豪壯然李衛公以呂望一流人其才在韓彭之上卽未遇時儼然有問鼎之意豈有欣然於越府之一妓其視前賢身分亦太薄矣浣紗卽吳越春秋而演之尚可以爲有國者之戒也持此以律元人則黃鐘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早

大呂始終一致者正自不可多得耳足下道懷法眼振衣於千仞之上直俯眎一切矣但小藝固不足深論也魏鄭公一冊俟索回卽奉覽草復不盡

答申隨叔



復徐寧庵內翰

讀佳作不敢復作文字觀惟當焚香靜對鄙吝自消  
耳游魚冰泮野鳥花明如此情況與堯夫白沙未知  
孰爲今古也至筆法之妙居然右軍豈非形上者不  
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功利詞華  
爲第一義得先生與厚庵振起而倡明之誠世道之  
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爲一善哉夫主與聖道而自問之禍世之  
數世不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  
爲今古也至筆法之妙居然右軍豈非形上  
者不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  
爲第一義得先生與厚庵振起而倡明之誠  
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國策又與總河楊燕石各指駁高即賦出華當萬  
黃河之勢至今日而岌岌可憂前讀大疏洞悉利弊  
較若指掌但不知築新隄果易爲工而董口舊道果  
不可復濬耶方今百萬生靈未暇恤也亦聞諸高  
國家血脉所係誠非顧惜費用之時矣僕嘗思神禹  
治水導河自積石合九州以治河而今於徐揚之間  
治之故難爲力大小河身處處淤淺舊日隄防年年  
衝壞而雍州豫州之水建瓴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正  
當下窪之處是以煙墩衝決故上策莫如大興水利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凡陝西河南一切小河俱令水利道管以分涇渭洛  
汜之支流而黃河之水勢自城中策相視淮安以下  
入海之路分爲支流如禹疏九河之意下策察照元  
明舊制時時修築時時挑濬刻刻眺望防守以保此  
東南遺黎漕運數百萬糧艘爲一湖矣對管思輒萬  
神京咽喉飲食計不然此事未知所底止也聞龍窩  
一口去桃源止二三里有滔天懷襄之勢惟望妙筭  
遠慮早爲堵塞疏其下流分而入海一刻難緩此爲  
國家生民計非爲有司功名計想高明超出尋常萬



萬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通作不相襲也  
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以可以爲成人矣  
懷此有年徒勞寤寐乃承褒獎謂可媲美坡公僕於  
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  
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  
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範今人獨不  
可嚶嚶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  
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不特欲親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何處想而慕不具於前  
惟望君始未觀乎  
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  
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範今人獨不  
可嚶嚶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  
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荅滿城令余論山

春初北上風雪載途停車郭隗故里詢及門下學道  
愛人之政諸童環侍實徘徊不能去茲讀玉川義學  
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吾世而有慈  
惠如此卽考之簡籍亦未多見也願門下始之終之  
世寧有見知於天而不見信於人者乎若僕以樗櫟  
之質居重大之任自

先帝

在日已投之以鴻鉅今又何敢卸責而才疎志淺難  
以報稱抑以自盡其心焉耳蘭札譽揚過矣所願大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君子鴻漸鳳翥爲國楨幹則太平立觀也

式帝

二贊岳靈天之升

出靈谷夏賦成天而不見計以人昔乎若對以對

靈雨也晴雲之留辭似未足見出靈門不賦之

出及靈雨風熱事題升而題曰異哉當吾世而有

愛人之政諸童環侍實徘徊不能去茲讀玉川義學

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吾世而有慈

荅滿城令余論山

荅高袞文

西踰太行北抵黑山篤鶴鳴之義敘棠棣之好遙峯  
遠岫收入奚囊煙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平  
之盛舉矣僕夙有向平五嶽之志而官事羈縻近二  
十載曠懷遐企徒用耿耿讀台札青鞋布襪遜心何  
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巽

十載曠懷遐企徒用耿耿讀台札青鞋布襪遜心何已



與陳其年

讀大作蒼然古色知爲菰蘆俊品也古文辭一道非同時藝古來惟梁昭明太子與真西山呂東萊號爲卓識若元之蘇天爵亦非泛泛者今兄果有意爲此須與滄葦苦心酌之如無生母之類乃老嫗筐篋中物定不足以當大君子筆花墨瀋也近詩二十餘章附覽并希教其不逮不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九

附覽并希教其不逮不宣

世定不足以當大君子筆花墨瀋也近詩二十餘章

附覽并希教其不逮不宣

世定不足以當大君子筆花墨瀋也近詩二十餘章

附覽并希教其不逮不宣

世定不足以當大君子筆花墨瀋也近詩二十餘章

與陳其年

復盧爾唱

讀來教知大有領悟所言學庸論語孟作鳶飛魚躍  
觀甚是但愚意鳶飛魚躍當盡作學庸論孟觀耳又  
云行不著習不察未必非舉業累之此言似是而未  
盡然從來大儒如程朱薛文清王陽明諸先生未有  
不從舉業入門者所恨無明師指授則聖賢傳心之  
法只爲博青紫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厚菴先生  
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自當奉爲模範庶幾不負此生  
若不佞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己之道未能實用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辛

力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願共加勉旃  
志只爲斯古業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厚菴先生  
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自當奉爲模範庶幾不負此生  
若不佞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己之道未能實用其  
兼濟堂文集



與黃石公

新正入都接手教更遠荷珍賜如坐春風中披拂太和至所謂文章詩賦理學此古人所難而僕何足以追踪前輩抑志之所向則亦不敢不勉也目今文運有維新之象海內蒸蒸向風吾輩年雖漸衰顧可不髦而好學乎蓋明季河朔學者僅有趙高邑而江南自王弇州後亦寥寥乏人錢牧齋雖稱博洽然駁禱不精語多罵詈且詩落宋人熟套不足觀也筆勢雄健辭藻兼茂其惟梅村乎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小計而委諸人其意亦未可知也  
目王弇州後亦寥寥乏人錢牧齋雖稱博洽然駁禱不精語多罵詈且詩落宋人熟套不足觀也筆勢雄健辭藻兼茂其惟梅村乎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  
筆而攻學平蓋明季河朔學者僅有趙高邑而江南自王弇州後亦寥寥乏人錢牧齋雖稱博洽然駁禱不精語多罵詈且詩落宋人熟套不足觀也筆勢雄健辭藻兼茂其惟梅村乎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  
致親前輩抑志之所向則亦不敢不勉也目今文運有維新之象海內蒸蒸向風吾輩年雖漸衰顧可不髦而好學乎蓋明季河朔學者僅有趙高邑而江南自王弇州後亦寥寥乏人錢牧齋雖稱博洽然駁禱不精語多罵詈且詩落宋人熟套不足觀也筆勢雄健辭藻兼茂其惟梅村乎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  
致親前輩抑志之所向則亦不敢不勉也目今文運有維新之象海內蒸蒸向風吾輩年雖漸衰顧可不髦而好學乎蓋明季河朔學者僅有趙高邑而江南自王弇州後亦寥寥乏人錢牧齋雖稱博洽然駁禱不精語多罵詈且詩落宋人熟套不足觀也筆勢雄健辭藻兼茂其惟梅村乎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

與辨若弟

聞吾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抵舍甚用爲慰一意靜養  
務將元氣全復卽氣果虛弱漸加調攝不難大壯也  
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自安此養心之法卽養身之  
法至於讀書猶是末義愚兄近日深悟向來之悠悠  
忽忽不曾腳踏實地從程朱留心一番因閉戶著約  
言錄一書雖無過人之論亦欲示之于姪俾稍知趨  
向不至墮落也曹厚菴今之大賢所著居學錄於先  
賢之道大有發明今以一帙遺弟供靜中窅玩再將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周易與四書向身心體貼其他書可且置之耳明窻  
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消暇  
則與兄弟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恐恐不曾觀觀實缺缺未留公一番因閉戶著約

恐恐不曾觀觀實缺缺未留公一番因閉戶著約

恐恐不曾觀觀實缺缺未留公一番因閉戶著約

恐恐不曾觀觀實缺缺未留公一番因閉戶著約

恐恐不曾觀觀實缺缺未留公一番因閉戶著約

與辨若弟



又與辨若弟

向接手字知欲爲江淮之遊丈夫處世自當放開雙  
眼豈有終日昵昵兒女子間者但昔宋勾踐好遊而  
孟子導之以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也今三年  
之內所應爲者甚多恐無暇耳吾弟其且安意以處  
發案上之奇書釋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川不越跬  
步而得之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世而持之矣

發案上之奇書釋四子之要旨順乎山大川不越跬  
之內而熟讀昔其志欲無罪耳吾策其且安意以處  
孟子導之以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也今三年  
之內所應爲者甚多恐無暇耳吾弟其且安意以處  
發案上之奇書釋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川不越跬  
步而得之矣

